

# 到處十枝五枝花

如果要給早春畫兩幅簡筆的素描，一幅可以是「草色遙看近卻無」，另一幅就是「到處十枝五枝花」了。

早春，就像初生的嬰孩。懵懵懂懂，雖然還沒有流利的表達，但偶爾從嘴裏蹦出的一兩個音節、詞語，確會給周圍的人，帶來巨大的驚喜。那偶然從城牆一角斜插出來的花苞，那微微展露尖尖嫩芽的小草，何嘗不是如此。驚蟄以後，地氣湧動，草木都開始生長。那花苞就如嬰孩的呾呀，這邊五枝那邊十枝地冒出來。若再來一陣細蒙蒙的小雨，就更顯得明淨可愛。

古老城牆的斷壁殘垣下，花朵們的開放，也總是嚴格遵循着先後次序。粉的、白的、朱紅的、淺綠的梅花先聲奪人，然後白玉蘭、紫玉蘭笑靨綻放，之後才是桃花、梨花、杏花，加入爭春的大戲。再也不是牙牙學語之時，而是鶯歌燕舞，風姿妖嬈。從五枝十枝，很快到「一夜好風吹，新花一萬枝」，幾何級的爆炸式增長。

這個時候，小草也已經密密匝匝，碧如厚毯，不斷向上生長，與長條垂拂的柳條，招手接應，「一叢香草足礙人，數尺遊絲即橫路」，不惜製造麻煩，來向那些只顧賞花惜花的遊人，宣示自己的存在。但那「萬紫千紅總是春」之時，花是牢牢佔據光圈C位的。如絲綠草，往往就被虛化為襯托的背景了。

然而造物主是公平的。豪華不存在，芳華與剝那總是相伴相生。漸漸地，枝頭胭脂冷落，地上落紅成泥，而小草卻是勃勃生機。漸漸地，「晴日暖風生麥氣，綠陰幽草勝花時」；漸漸地，「一番桃李花開盡，惟有青青草色齊」……綠，成了大塊的主色調。

不過，花可並不是就此謝幕而去了。樹上的花落盡，但灌木、藤本、草本植物的花，卻是從春到夏，越加濃烈。牆頭的凌霄，欄杆上的薔薇，瀑布般流淌在碧綠的底色上。



瓜園蓬山

gardenemarin@gmail.com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# 耐得煩

北京有家連鎖湖南米粉店「霸蠻」，我常光顧。這名字當來自湖南人性格的經典概括：恰得苦、霸得蠻、耐得煩。恰者，湘語吃也。以我看，「三句教」實為遞進之三境界。

霸得蠻最有聽覺衝擊力，用來做店名是個好選擇，很能調動「幹飯人」的一片吃心。霸蠻何意？蠻幹？不達目標不罷休？不撞南牆不回頭？衝進瓷器店的公牛？還是漢宣帝「霸王道雜之」之霸，難以達話，只可意會。

相較而言，吃得苦平淡一些。薩特有云，「他人即地獄」。這話寒光閃閃，鋒利得叫人不敢直視。佛家說眾生皆苦，道家說萬物芻狗，意思差不多，就容易接受多了。天地逆旅，人生行在。生老病死，無一不苦。三六九等，各苦其苦。你覺得不苦時，是因為有人擔走了苦。網絡名言：哪有什麼歲月靜好，只是有人負重前行。此之謂也。老百姓的大白話說的是，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。不過，請注意。二者之間的關係是「只有……才」，而非「只要……就」。話要反着聽。故老相傳的這句「名言」或許只是給苦味人生加一點蜜糖幻想，網言所謂「打雞血」是也。又或許因為吃苦無法避免，才賦予它神聖感。文化本就是鎮痛劑，善於把無力與無奈轉化為神聖。

耐得煩，是最為意味深長的。人生有些苦其實不是苦，只是煩。或者說，煩是比苦更苦的苦。苦是外傷，翻皮見骨，血淋淋，人皆可見。煩是內傷，自己能真切體會，不足為外人道。如果把苦比作一頭攔路惡狗，鼓勁與牠一鬥，霸蠻一番，轟轟烈烈，痛快了斷。那麼，煩只是一群蒼蠅，成日裏「嗡嗡嗡嗡」繞着腦袋飛，瞅個機會在你皮上停下，爬來爬去，趕也趕不走，

打又打不着，傷害性不大，騷擾性極強。吃得苦中苦，有望人上人。耐得煩中煩呢？結局說不好。很有可能只是像一頭拉磨的驢，步計千里，人在原地。不捨不棄，方可稱耐得煩，修為之至境也。



知見錄 胡一峰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# 「用一下你的腦袋」

有人斥責你說「用一下你的腦袋」嗎？這是苛刻而又冒犯的責備。面對這一類的訓示，我的策略是嘗試去理解這說話的意思：你叫我用一下腦袋，我應該怎樣用呢？

我奉勸大家不要將心聲說出口，但作為一種自問自答，倒是值得深究，而哈佛大學心理學系教授史迪芬·平克(Steven Pinker)的答案是，用腦袋的方法就是理性。

平克寫了一本重要的著作，書名簡單直接，正是《理性》。什麼是理性呢？平克從字源學出發，發現「理性」(reason)的英語來自拉丁語「ratio」，

而「ratio」的意思即是理性。這是一個循環怪圈。

字源學解決不了，平克便求救哲學。平克綜合了哲學家的說法，指出：理性是運用知識去達到目標的能力。

什麼是知識？知識是一種真實的信念。舉例，「錢包放在書架上」是你確認又相信的意念，這就是你掌握了的「知識」，而當你有了這知識，卻依然去鞋櫃找你的錢包，你就不理性的。

當我們明白了理性與知識的關係，便要進一步明白理性的另一個要點——

達到目標。

平克引用了美國哲學家威廉·占士(William James)於一八九〇年提出的一個例子，要我們想像桌上有一塊磁鐵與一些鐵粉。當鐵粉靠近磁鐵，便會以最短的直線距離撲向並接觸磁鐵。在桌上，磁鐵成為了鐵粉的目标。

然而，當我們將一張卡片放於鐵粉與磁鐵之間，鐵粉靠近磁鐵，並嘗試以最短距離接觸磁鐵時，必然會受到卡片所隔，接觸不了磁鐵。這說明了什麼？卡片是阻礙，磁鐵是目標，鐵粉一遇到阻礙，便達不了目標，這是因為鐵粉欠缺「運用知識去達到目標的能力」，即

理性。

平克進一步解釋說，若然你不明白鐵粉的磁鐵比喻，便去想一想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故事。當牆成為了阻礙，羅密歐便翻牆去親吻朱麗葉；當家庭是二人的阻礙，他們便想辦法去繞過家庭而相愛。我們以為這叫浪漫，卻是用了一下理性腦袋而來的舉動。



自我完善 米哈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# 《一場遊戲一場夢》

去年王傑的首本名曲《一場遊戲一場夢》出版三十五周年，因此發布了新曲《一場遊戲一場夢(結束篇)》。熟悉的前奏響起，立刻將聽者拉回上世紀連手提電話也還未普及的時代。那是一個談情說愛仍會海誓山盟、還重矢志不渝的年頭，於是被女伴離棄的男偶像才可引吭高呼：「那只是一場遊戲一場夢／雖然你影子還出現我眼裏／在我的歌聲中早已沒有了你。」

新版本沿用經典的編曲，讓樂迷彷彿神回年輕的歲月，耳畔響起的卻是新

的主旋律與歌詞，不變的就是王傑那極具辨識度的哭腔與嗓音。第一次聽《一場遊戲一場夢(結束篇)》，我是看網上MV的，懷舊的畫面，明顯是致敬當年的浪子旋風：牛仔襖、電單車、隨身聽、電影《天若有情》式的浪漫愛情與生離死別，哪管觀眾嚮往的目的地不同，也沒所謂青澀年華裏曾幻想的鐵騎士是王傑、劉德華還是郭富城，因為無論故事過了多少年，依然是悲劇告終，彷彿在淚眼中透過王傑獨特又帶沙啞的嗓子告訴觀眾：往事可以懷念，依然沒

有人可以回到過去。

MV的導演及製作團隊很有心思，找來一名酷似本尊的演員扮演新版浪子。穿皮襪球鞋的造型、滄桑的臉龐與緊皺的眉心，讓人頃刻間有昨日的王傑回來了錯覺，可惜理智同時讓早已成熟的人明白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即使有後期製作，充其量也只會修飾歲月的痕跡，卻沒可能抹去三十五年的感覺，那只是新生代演員林哲熹。製作人跟觀眾開了個玩笑，也像玩了一場遊戲，歌曲完結之際，大家就如從少女時期沉迷偶

像的夢中醒來，而今日這類行為也早改稱為「追星」了。留戀不留戀，時間也不會為個人的不捨而停留，但到了某個時刻又總讓人如回到了起點，彷彿冥冥中逼人要從頭來過，正如王傑自己為結束篇所寫歌詞：「什麼是對錯／莫名傷害都嘗過／我又回到原來的生活／也許這樣適合我。」



竹門日語 簡嘉明

逢周四、五見報

# 朱杞瞻《橫看成嶺》

香港郵政下周將發行以「香港館藏選粹——靜觀樓」為題的特別郵票及相關郵品，展示靜觀樓藏品中，朱杞瞻、謝稚柳及陳佩秋三大畫家的經典畫作。當中一枚郵票，採用朱杞瞻的《橫看成嶺》(附圖)作設計，畫作體現了蘇軾詩句裏「橫看成嶺側成峰，遠近高低各不同」的意韻。

「靜觀樓」為香港退休名醫、著名攝影家及收藏家黃貴權所建立的私人收藏，其藏品以二十世紀中國書畫為重心，主要涵蓋滬上名家書畫珍品。二〇

二一年十一月，黃貴權將畢生收藏的逾千件珍品捐贈予香港藝術館，與公眾分享金石樂、書畫緣。

自謙在收藏事業上白手成家的黃貴權，在收藏過程中，對朱杞瞻(一八九二至一九九六)的作品十分神往，尤其欣賞他「獨、力、簡」的畫風和光色的妙用。朱杞瞻長於用色，於毫毫之



館藏擷英 閒雅

逢周五見報

年仍積極探索中國畫推陳出新之道。他認為「施色有大道，就像作樂一樣，最須求全面的協調，整體的和諧統一。」而朱杞瞻於九十歲創作的《橫看成嶺》，就是一幅特別有韻律感的作品。

《橫看成嶺》中，觀者除了能看出畫勢的流動，彷彿可以想像朱杞瞻聽完音樂之後，將所聽到的

這組韻律運用到畫作之中。國畫裏常用花青加藤黃調配出草綠色。這幅作品裏，觀者可見畫家在藤黃中加入花青，調配出黃綠色、青色、深綠色，甚或是藍綠色。他在同一色調上表現明暗、濃淡、乾濕的變化，於動態中見平衡，一色多調、一調多變，猶如音樂中漸變和重複的韻律。



館藏擷英 閒雅

逢周五見報

# 奧斯卡與「三大」電影節

楊紫瓊拿下奧斯卡「影后」，地位水漲船高。關於她在華人演員中的位置的討論又甚囂塵上。有流量頗大的自媒體製圖華女演員金字塔，將楊紫瓊放在頂端，其下是鞏俐與張曼玉，再下面是章子怡，引發部分電影愛好者不滿，繼而開始討論奧斯卡與歐洲三大電影節的含金量。

文無第一，都是影史留名的華人演員，一定要分出一二三並不科學。不過奧斯卡與「三大」誰的含金量更高，確是個有意思的問題。

在十幾二十年前，如果提問這個問題，大概會得到一個異口同聲的答案：奧斯卡。那時候荷里活的影響力空前，奧斯卡是每年全球觀眾最關注的娛樂盛會之一，即便是已經拿到康城金棕櫚、柏林金熊、威尼斯金獅獎的導演，談起未來，還都有一個「衝奧」的夢想。這個「奧」，不是奧林匹克的奧，而是美國奧斯卡的奧。

那時候每談陳凱歌《霸王別姬》，鐵羽奧斯卡是一定會提的一樁憾事，而張藝謀的《英雄》《十面埋伏》當年衝擊奧斯卡最佳外語片，也



談文論藝 嘉妍

逢周五見報

# 馬中「赤兔」

俗話說：「男兒有淚不輕彈」，何況是素以銀幕硬漢形象著稱的成龍。這位演繹驚險動作不惜身，多次血灑片場不流淚的功夫巨星，在拍攝電影《龍馬精神》殺青時，罕有地流下了男兒淚，不僅在人前，而且在馬前，不加掩飾地流露鐵漢柔情。

由成龍主演的電影《龍馬精神》，將於四月七日在全國上映。成龍飾演曾經風光老來落魄的龍虎武師老羅，與「赤兔」馬相依為命，一直想培養馬兒成為動作明星。後因債務糾紛，在二人一馬的自救路上，鬧出不少笑話，也漸漸靠近彼此。片中與成龍有大量對手戲的「赤兔」馬，來自賽馬會退役的冠軍馬，其超高顏值和超強能力，讓導演在百馬之中一眼相中，百裏挑一。

初次拍戲的「赤兔」桀驁不馴，讓成龍在片場備嘗苦頭。成龍曾開玩笑向導演投訴：「我被赤兔踩了三腳，踢了無數腳，還咬了我一口。」最危險一次，成龍從馬上摔下，險些遭遇「赤兔」的馬蹄。為了培養感情，成龍在片場悉

心照料「赤兔」，為牠梳毛、擦臉、餵食，甚至拍片間歇還坐在一起休息。從《龍馬精神》今年二月發布的「我的馬呀」特輯中可見，一場與「赤兔」的戲份拍攝完成後，成龍並未走開，而是溫柔地撫摸着「赤兔」，嘴裏碎碎唸：不怕不怕。心有靈犀的「赤兔」，也將馬頭輕輕地蹭着成龍。

從影六十年，成龍曾多次與馬合作拍片，馬上英姿颯爽，但從未像此次一樣，與馬同為主演一起演戲。人與馬在一起時的互動和默契，配合的反應、動作和時間點等，深具挑戰性。幸得戲中「赤兔」不辱「英名」，不時帶來驚喜，感情戲「真情」流露，動作戲矯健敏捷，其中一場「赤兔」獨自穿越炮火、瀟灑而去的戲，獲導演點讚：「牠身上有赤兔所應該擁有的張力和魅力。」



萌寵集 佑松

逢周五見報

# 矛盾雙人舞

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、談判專家Julia Minson以和丈夫參加國際標準交誼舞賽的經歷為喻，指出我們和夥伴相向而舞，眼中看到的截然不同相反，結論不同不足為奇。但人往往堅信自己看到的才真實無虛，爭論因此產生。

意見不同不一定引發矛盾。矛盾的產生取決於以下要素：結果是否重要，雙方關係是否密切，是否認為現有證據能證明自己的觀點。如果結果無關緊要，兩者沒有交集，或者自覺底氣不足，多半就不會發生矛盾。矛盾一旦產生，又如何解決呢？她提出分四步營造「接受性談話」的方案：模稜兩可(hedge)，強調共性(emphasize agreement)，認可對方觀點(acknowledge)，換成正面表達方式(reframe to the positive)，四步的英文縮寫就是「聽見」(HEAR)。

但知易行難。這些技巧在Minson的工作中成效卓著，用來與丈夫相處時卻沒那麼簡單。我們通常認為家人說的都是老生常談，不值得細聽，急於發表自己的意見。實際上，無論家裏家外，越是爭議性問題，發言越要謙卑、禮貌，這樣效果反倒更好。但忍氣吞聲不容易，憤怒會讓人口不擇言，佔領道德制高點指責對方，結果加劇矛盾。所以，矛盾發生時一定要有耐心，別急於發聲。提問也有技巧，可根據對方的最初問題追問細節。你發問、傾聽後，對方也會做出相同的姿態。矛盾因此緩解，談話也會變得更讓人愉快。

矛盾是人類社會密不可分的一部分。矛盾發生時以退為進是王道，哪怕此舉不是萬應靈藥。Minson提出，就算還沒發生共情，至少該先採取同情的行動，內心會慢慢跟上。這倒是從實際出發，不求全責備的金玉良言。



墟里葉歌

逢周一、五見報